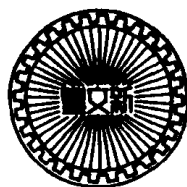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七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尚書

古文尚書考一卷……

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十二卷首一卷敘錄一卷……

清 惠棟撰

清 陳喬樞撰

昭代

小嫻媛館

三五

古文尚書攷

古文尚書攷

神編卷第三

卷上

東吳惠棟定字侯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秣班固作律秣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為備伏生昭代叢書王集古文尚書攷卷第三一藏板世楷堂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日尚書為備臣讀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三學謂逸禮尚書左傳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等十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甄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為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為逸書與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

之書非壁中之文也賾采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給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于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著其目復為條其說于左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皋陶謨梅氏分出益稷 來

昭代叢書二集古文尚書攷卷第三二藏板世楷堂

稷即益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梅氏次大甲 典寶梅氏次湯誓 伊訓

湯氏次 肆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

下 高宗彤日 西伯伐黎 微子 大誓上 大

誓中 大誓下 牧誓 武成建武之際亡 洪範 旅

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杼材 召誥

維詰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當作畢命 文侯之命 秦誓

文侯之命 秦誓

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蓋賈馬尙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爲五十八內般庚三篇同卷大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篇卽與桓君山說合 魏文志四十六卷兼序言之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

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

昭代叢書三集古文尚書攷 三 世楷堂藏板

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名陳政教所當爲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繫命 當作畢命

甄文志云古文尙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致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所謂十六篇者卽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回篇也正義日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孔沖遠以孔氏十六篇爲張繡偽書其說之可疑者

有四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于是矣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傳先述逸書後稱百兩明逸書非百兩其疑一也經典序錄曰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夫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亦向也豈有向撰別

昭代叢書三集古文尚書攷 四 世楷堂藏板

錄仍取張繡偽書者乎其疑二也成帝之時百篇具

在向歆父子領校祕書皆得見之歆撰三統秣述伊

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氏逸書之文也 觀歆移太常書知孔氏古

文具 其後武成亡于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嗣征伊

訓猶有存者故鄭康成注書闕一引之 注禹貢引嗣征注典寶引

伊若百兩篇傳在民間 王充論衡曰百二與壁中古篇書傳在民間

文真偽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 論衡十八卷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

霧三 豈有識古如劉子駿篤學如鄭康成以民間偽

書信爲壁中逸典者邪其疑三也律秣志載伊訓篇

日惟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武成篇
日惟十月壬辰旁死霸古文晚若翌日癸巳武王迺

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册云云案其文與梅氏所載略同後人席之爲張霸

偽書者也愚攷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出祕

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夫霸書不與百篇相

應何後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孔冲遠又言偽

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此說謬耳作者傳聞舊語

書無一字相應安得如冲遠所云且律祿志所據逸

古文豈可以偽書席之昭代叢書王集古文尚書攷卷第三

辨正義

正義曰伏生本二十八篇般庚出二篇加舜

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

增二十五爲五十八

案漢元以來尚書無所謂三十三篇者二十八篇者

伏生也三十一卷者歐陽也蓋般庚出二篇加大誓

十八篇之外加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篇數

大誓析爲三篇增伏生篇數十四篇者馬鄭也

梅氏去大誓三篇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三十四

爲舜典益稷二篇于是有三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
且五十八篇既因于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
與班氏藝文志相應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進
退皆無據也

正義曰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

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偽造尚書

凡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

案霸所撰有百兩篇無偽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

篇之文九共同卷實十六篇劉歆班固皆以爲孔安國所得逸

昭代叢書王集古文尚書攷卷第三

書非張霸書也自東晉二十五篇之文出始以二十

四篇爲偽書信所疑而疑所信後儒所以不能無辨

也梅氏爲書吳才老朱晦菴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

耳皆能辨之但不知鄭氏二十四篇爲孔氏真古文

正義曰鄭氏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般庚

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

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以此二十四

篇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

十六首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

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案壁中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書文字共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已下一十有六康成俱次篇目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爲偽書則當日祕府所藏亦難深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所據以傳于後邪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尚書卷第三

七

世楷堂藏板

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

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

案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于易傳費氏于書傳孔氏于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慎亦從賈逵受古學其俱說文解字傳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何疑乎蓋古文自膠東庸生已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又得西州漆書互相攷證衛賈馬諸君皆傳其學故有雅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于錄以故絕無師說沿至建武武成之篇間有亡者尹敏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幘傳講二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尚書卷第三

人

世楷堂藏板

十九篇而已

大誓後得古文 實二十八篇

由西漢俗儒 夏侯勝信

今疑古撥弄內學抑而不宜至康成注書嗣征伊訓僅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章辨其亡逸者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典成就滅亡 具隋經籍志 于是梅賾之徒 偽書當作 王肅肅好造偽書以詆康成 奮其私智造爲古文傳記逸書掎摭殆家語其一也 盡若拾遺棄而作飯集狐腋以爲裘 二語本朱錫鬯 雖于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不異百兩之與中書矣蓋孔氏既有古文而梅復造之鄭自與梅異非與孔異

也

證孔氏逸書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默相契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無棄稷以二篇本闕也而孔氏逸書別有舜典弃稷二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云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薛宣曰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見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徵者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尚書攷

九

世楷堂藏板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謫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楚士媿以五觀愚案墨子比于朱均管蔡非樂篇云子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啟乃當作啟子溢與決同于野飲食將將銘苴磬以力湛濁于酒湛與航同航喻淫濁亂也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今本夏忘伯禹訛般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

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漢東郡有西河縣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啟有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書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俱潛夫論皆依以為說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不待辨而明矣

書正義云鄭氏注禹貢引嗣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尚書攷

一

世楷堂藏板

王詩鹿鳴云承筐是將鄭箋曰承猶奉也書曰厥篚元黃與國建安本作篚厥元黃說正義云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注禹貢引嗣征曰厥篚元黃則此所引亦為嗣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愚案孔氏逸書有嗣征篇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孔沖遠必欲黜鄭扶梅使梅氏偽書得以行世豈非弃周鼎而寶康瓠與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采入殷本紀今梅氏別撰一篇如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云云此湯誓之文也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
墨子載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無此文也湯誥之文
安國尚不得而知之況馬鄭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

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爲

咸有一德今亡

逸書有此篇當
康成時已亡

緇衣又引云惟尹躬

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天當爲先

字之誤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

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

昭代叢書

王集古文尚書攷
卷第三

士

世楷堂
藏板

就湯矣鄭爲此言者據孔氏逸書爲說蓋古文書序

咸有一德次湯誥後

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
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

第三十二殷本紀于湯誥之下

卽云伊尹作咸有一
德咎單作明居鄭傳賈逵之學馬遷從孔安國問皆

得其實今僞孔氏以咸有
一德次大甲後者妄也

故鄭以尹告爲伊尹告成

湯卽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

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梅氏以尹吉一篇之

文分屬大甲又以咸有一德爲陳戒大甲之辭失之

遠矣

劉歆三統秣載伊訓篇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

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攸方明言雖有成湯大

丁外丙仲王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以配

上帝歆以方明爲明堂配天越第者祭上帝越第行

事也方明見觀禮篇汲郡古文曰大甲十年大饗于

大廟初祫方明此商家一代祫祭大典惜其書不與

堯典竝傳

周因殷禮故
觀禮有方明

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乎

在毫又云征是三股則此篇漢末猶存也

崔實政論
曰皋陶陳

謨而唐虞以典伊箕作訓而殷周
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眞曾見之矣

劉向別錄云古文尚書經五十八篇甄文志作五十

昭代叢書

王集古文尚書攷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七篇康成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案康成書序

注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卽謂所亡之篇也劉歆

三統秣云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

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旣死

霸粵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

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

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案其文皆見周書世俘

篇蓋史官所記伐紂歲月略同而其文則異

旅葵序云西旅獻葵大保作旅葵葵馬融作豪酉豪

也康成曰蔡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
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此孔氏逸書之說馬
季長傳古文而得之康成受學于馬故述其說如此
孔冲遠據梅氏旅葵爲大高四尺之葵斥馬君爲不
見古文妄爲此說何言之悖與

逸書有同命愚謂同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秬
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
豐刑一云作策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
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尚書攷
卷第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 五子之歌 嗣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葵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案甄文志古文尚書出孔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
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內九其九篇故分之
爲二十四合之爲十六今梅氏增多篇數分之爲

二十五合之爲十九與甄文志不合又因劉向別
錄古文尚書有五十八篇乃遂分堯典慎徽以下
爲舜典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以合別
錄之數于是見行之書爲三十三篇漢魏以前未
有此目且如征苗誓師禹誓文也往見田號泣于
明天舜典文也而皆以爲大禹謨葛伯仇餉湯征
文也而以爲仲虺之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皆湯誓文也而以爲湯誥惟尹躬
先見于西邑夏咸有一德文也而以爲大甲皆與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尚書攷
卷第三
古
世楷堂
藏板

書傳不合

辨梅氏增多古文之謬

左傳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
使壞離騷經云啟九辨與九歌天問云啟棘賓商九
辨九歌則九歌乃啟樂猶九鼎爲啟鑄也伏氏尚書
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
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康成注四章皆歌禹獨
無九歌明九歌乃啟樂也今後出古文以爲禹告舜
之詞則似虞時已有此歌恐未然

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

惟小子一作台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

率爾羣羣猶君也周書王子晉云侯能成羣謂之君義覽都甄對諸羣以征有苗據此言之夏書當有禹

誓之篇荀卿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穀梁傳同誓始于禹則

舜時未有也泉陶謨言苗頑弗即功則舜時今梅氏

采入大禹謨屬之虞書偽孔氏以益稷顯然與先儒

相悖其說非也百篇文荀子猶及

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此梅氏所據也案上下文

昭代叢書王集古文尚書卷第三三 戴樹堂

云堯伐謹兜禹伐共工云云此卽堯舜誅四凶事國

語所謂大刑用甲兵故稱伐不必有誓師逆命之事

也

顧氏棟高尙書有苗論曰案經言有苗凡七見舜典

言竄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泉陶謨言何遷乎

有苗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功此亦見

非益 呂刑言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與偽經禹徂征之

事凡七元儒王耕野耘之言曰謂之分北則非止一

人謂其丕敘則非止一君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

民則不特遷徙其君長必并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

徂征逆命之事邪三苗既非在廟之臣舜必將執其

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

服迨至來格既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其既往而分

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義又曰舜以藁期倦

勤而授禹禹豈宜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

能以倦勤之餘而誕敷文德若果能之則亦不必授

禹矣案耕野之言深合事理竊意偽經勦襲孟子以

鸞瞶一世益贊之言尤多謬戾瞽瞍爲舜之父而禹

昭代叢書王集古文尚書卷第三二 戴樹堂

益皆其臣也以瞽爲天子之父而斥之爲有苗之不

若此在後世爲大逆不道豈宜竄入經典愚因耕野

之言類聚所書有苗之事謹以一言斷之曰若說竄

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

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

已不敘于三危流竄之地卽有不卽功者亦使皋陶

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

無赦荀子所引乃周書也梅氏載之嗣征又以爲先
代政典之言偽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
史記夏本紀云帝大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維泐索
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謐從梁柳得古文尙書作
帝王世紀往往載孔氏二十五篇之文至其稱五子
爲五觀且與梅氏相刺謬然則謐所據之古文安可
盡信乎帝王世紀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
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其說本韓非子
與大禹謨不合謐既以五子爲五觀其紀冀州引五
子歌從後陶唐書謐作世
紀雜引傳記初無定見也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尙書攷

十七

世楷堂藏板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臣案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
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用此言凡將先有
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
鮮克濟焉太宗曰尙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
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
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尙書所以慎
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案
允侯掌六師以討義和不識兵法安能制勝且垂諸
訓典以誤後人必不然矣衛公不知書之爲偽故不

直斥其非然則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一語乃臨戰制
勝之語非如偽尙書所云也

湯誓非全書也湯誥非古文也何以知之以湯誥多
采湯誓之言而古文別有湯誥之篇也論語堯曰篇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
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
引湯誓其辭若此今在兼
愛篇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
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又墨子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尙書攷

十六

世楷堂藏板

尙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今湯誓皆無
此言而湯誥有之以此知湯誓非全書也史記殷本
紀云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
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
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从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
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隴已修萬民
乃有居后稷降種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
有立一作土者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
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此

孔氏所傳十六篇之文也今湯誥之詞與史記絕不相類以此知湯誥非古文

朱氏彝尊曰墨劓則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皋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刵桷黥之謂肉刑之始矣荀卿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愚攷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梅氏尙書未足深信至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則肉刑其昉于周與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尙書攷

三

世譜堂藏板

七廟之制始于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皆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尙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竝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鼂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歆三宗不毀之

說班氏父子从而和之王肅又从其說以駁鄭于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尙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

朱氏彝尊曰武戊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禮記中庸曰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康成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尙書攷

三

世譜堂藏板

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高誘呂覽注云今兖州謂殷氏皆曰衣蓋古衣字作身从反身殷从殳身聲故讀爲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衣卽殷字而于武成篇仍用中庸之語云壹戎衣天下大定斯爲贅矣國語引大誓曰戎商必克戎商

卽戎衣也

朱氏彝尊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氏言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遺訓異哉斯言也殷庚曰古我先王

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成王命康叔則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杜氏預注左傳凡引書在二十九篇之外者曰逸書見逸周書者則云周書惟襄二十五年傳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此周書常訓篇文也杜氏偶不照而云逸書于是梅氏遂采入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意自謂二十九篇外之逸書也徐幹中論云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周書漢人皆見之

顧氏炎武謂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外傳止云升以為公墨子亦云傳說庸築乎傳嚴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無作相之事劉氏總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問若璩注困學記聞云若璩案論道經邦乃本致工記或坐而論道來棟案六經論字皆讀為倫易屯象君子以經論詩大雅於論鼓鍾王制必即天論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是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古文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尚書攷

三

世楷堂藏板

倫或皆梅氏之漏義也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立政官名與周官矛盾故耳明邵氏寶謂立政圖任人而未定官制此未攷古文書序而妄為之說也

顧氏炎武曰詩云虛業惟樞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拘為縣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禮記大功廢業竝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為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為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竝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于梅氏古文尚書其不可信也明矣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尚書攷

三

世楷堂藏板

蔡邕石經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華嶠漢後書劉平江革等傳序云引見御覽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自晉世君臣出始以惟孝二字屬下讀後之傳論語者改孝于為孝乎以書云孝乎絕句陸氏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唐石經从定為乎蓋依君陳為說非論語本真也朱氏彝尊云書正義

謂古文尙書鄭冲所授案冲嘗與孔邑曹義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法今論語雖列何晏之名冲實主之其時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矣竊疑冲亦未見古文尙書也

漢書谷永傳永上疏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案君牙出于晉世永安得見之唐石經及宋本尙書皆云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胤四方無先正之字蓋俗作之鄭氏尙書文侯之命云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永蓋據此篇之文師古不攷而引君牙以證之貽誤後學不可不辨今世所傳馬融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尙書攷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忠經一卷宋魏文志著于錄其書開引梅氏古文案馬季長東漢人安知晉以後書此皆不知而妄作者辨尙書分篇之謬

伏生尙書無舜典自粵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尙書原書亦如此故司馬遷俱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尙書皆以慎微五典已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于慎微五典已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于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經典序錄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衡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

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咎繇謨曰若稽古伏生雖昏旋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帝曰來禹女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故伏生今文與馬鄭王本皆不分篇直至後文

賡歌颺拜而後咎繇謨篇止其外乃別有棄稷之篇未有所謂益稷篇目者梅氏乃以篇中有具益稷稷之文遂斷自帝曰來禹以下改棄稷之名爲益稷亦其便于省造之私智也伏生合康王之誥于顧命馬鄭本高祖寡命已上爲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尋經文諸侯出廟門俟俟者俟王出也語勢不斷不容于此斷章顧氏炎武舉此三事以爲書序之妄夫漢世百篇書序別爲一卷自梅氏上書始以序分冠篇首豈知舜典棄稷別有成篇康王之誥實斷自王若曰始不始于王出在應門之內也

昭代叢書 王集 古文尙書攷 卷第三 世楷堂 藏板

附問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

癸亥春得太原閻君古文疏證其論與予先後印合大抵後出古文先儒疑者不一第皆惑于孔冲遠之說以鄭氏二十四篇爲偽書遂不得真古文要領數百年來終成疑案耳

問君之論可爲助我張目者因采其語附于後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竝指爲逸書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眞孔壁復出哉

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典校祕書得古文十六篇傳聞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尚書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徽實爲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汨作九共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偽造不知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儒林傳云文義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曾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哉

張霸書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死

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鄭諸儒見邪張霸之書甫出卽敗王充淺識亦知其未可信而馬鄭諸儒識顧出王充下邪然則汨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于孔壁而非采左傳案書敘者之所能作也

唐貞觀中詔諸臣俱五經義訓而一時諸臣不加詳攷猥以晚晉梅氏之書爲正凡漢儒專門講授的原委之學皆斥之曰妄少不合于梅氏之書者卽以爲是不見古文夫史傳之所載如此先儒之所述如此猶以爲是不見古文將兩漢諸儒書鑒空瞽說而

昭代叢書

三集 古文尚書卷第三

三 世楷堂藏板

直至梅氏始了了邪烏乎其亦不思而已矣

愚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拳冒白刃與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亡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牴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邪此其避難趨易雖自出于矛盾而